

《青霞丹雪》

主要角色

冯丹雪：老生
沈青霞：老生
沈小霞：小生
沈娘子：正旦
严世蕃：净
沈夫人：老旦
路楷：丑
杨顺：副净
贾石：生
严喜：丑
沈袞：娃娃生
沈褒：娃娃生
马明：老生
赵四：副净
张千：丑
李万：丑
州官：丑
柱儿：小生

情节

明朝，沈青霞参劾严嵩、严世蕃父子夺权误国，反而获罪，被发往保安为民。他见宣府都督杨顺残杀百姓，极为气愤，不料反被诬陷杀害。杨顺又派人到浙江捕沈青霞长子沈小霞。在押解途中，沈小霞逃入旧交冯丹雪家里。冯丹雪也痛恨严氏父子，就同了沈小霞夫妇去保安，沈家获得团聚。杨顺也被参拿问。

注释

见明江进之《沈小霞传》、冯华龙《古今小说》、《今古奇观》第十三回“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及明人《出师表》传奇。老舍由此改编。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马富禄等演出。

根据《老舍剧作全集》第四卷整理

【第一场】时间：明嘉靖某年；地点：北京，严府。

（路楷上。）

路楷（念） 万般皆下品，只有作官高！
（白） 来此已是严府。
门上哪位在？

（严喜上。）

严喜（念） 有人见丞相，先得拿钱来！

（严喜伸手。）

严喜（白） 哪位？
路楷（白） 御史路楷，前来与小丞相问安！

（路楷递钱。）

严喜（白） 原来是路大人，常来常往，何必多此一礼？

（严喜接钱。）

严喜（白） 请吧，您来得正好，小丞相现在书房，闷闷不乐，您出个主意，给他解解闷吧！

路楷（白） 就烦通禀一声！

严喜（白） 随我来！

（路楷、严喜同入。）

严喜 (白) 有请大人！
 (严世蕃内嗽，上。)
 严世蕃 (白) 何事？
 严喜 (白) 御史路楷大人前来问安。
 严世蕃 (白) 请！
 (严世蕃坐。)
 严喜 (白) 大人有请！
 路楷 (白) 是！
 严大人，卑官路楷特来问安！
 (路楷行礼。)
 严世蕃 (白) 路大人免礼，诸坐！
 路楷 (白) 谢座！啊，适才严喜言道，少丞相么……
 严世蕃 (白) 我官拜工部侍郎，什么少丞相呀？
 路楷 (白) 想严老丞相，辅佐当今万岁，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姓感激不尽，故尔称丞相为老丞相，侍郎大人为小丞相，众望所归，万民爱戴，有何不可！
 严世蕃 (白) 原来如此！
 (笑) 哈哈！
 (白) 路大人，你来得正好。适才在书房之中，想起邹应龙、冯丹雪，与沈青霞之辈，结为一党，反抗严府，有些烦闷！
 路楷 (白) 严大人，那邹应龙而今因公离京，冯丹雪又守孝在济宁，剩下沈青霞一人，官小势孤，正好给他些好处，收在少丞相手下，不失为有用之人。
 严世蕃 (白) 你想的甚好，但不知怎样安排呢？
 路楷 (白) 何不约几个官儿，有沈青霞在内，过府饮酒，一来为大人解闷，二来看看沈青霞的举止神色。
 严世蕃 (白) 嗯！嗯！有些道理！还请哪几个官儿？那杨顺如何？
 路楷 (白) 杨顺杨大人既是老丞相的干儿，又与少丞相情投意合，正好请来饮酒！
 严世蕃 (白) 还有呢？
 路楷 (白) 那马明如何？
 严世蕃 (白) 那马明么，素不饮酒，约来何用？
 路楷 (白) 正因他不会饮酒，才好戏耍于他，给大家取笑。
 严世蕃 (白) 所言甚是！
 严喜！
 严喜 (白) 有！
 严世蕃 (白) 去请杨顺、马明、沈青霞三人过府饮酒，快去！
 严喜 (白) 遵命！
 (严喜下。)
 严世蕃 (白) 路大人，你我到书房叙话，等他们来到，一同饮酒取乐。
 路楷 (白) 少丞相吩咐，卑官遵命！请！
 严世蕃 (白) 正是：
 (念) 圣明天子贤臣保！
 路楷 (念) 严府威风比天高！
 (严世蕃、路楷同下。)

【第二场】时间：前场后片刻；地点北京，沈宅。

(沈袞、沈褒同上。)
 沈袞、
 沈褒 (同唱) 奸臣当道人愤恨，
 (沈夫人上。)
 沈夫人 (唱) 想回家乡教子孙！
 (沈夫人坐。)
 沈夫人 (白) 儿呀，你父为何不在书房？
 沈袞 (白) 想是与我兄长出去散步。

沈夫人 (白) 儿呀，你父为人刚正，性如烈火，作了三任知县，真是“吏肃唯遵法，官清不爱钱”！因此得罪了富豪权贵，调到京师，贬作个小小的经历。他每日里，念念的是这——

(沈夫人指桌上。)

沈夫人 (白) 《出师表》；写，写的也是这《出师表》。每逢酒后，念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必定仰天长叹，大骂那严家父子。叹！现而今满朝文武都是严家的爪牙，倘若走漏了风声，那严家父子岂肯善罢甘休！

沈袞、
沈袞 (同白) 依母亲之见？
沈夫人 (白) 你们的兄长小霞现在要回家赴试，我想劝你爹爹，辞了官职，一同回乡耕种，少惹是非，岂不甚好？

沈袞、
沈袞 (同白) 爹爹一心报国，未必情愿！
沈夫人 (白) 儿呀！
(二黄原板) 儿的父官职小空怀义愤，
那严家收买了文武群臣！
倒不如回家去耕田安稳，
有东邻和西舍俱是良民！

(沈青霞内嗽。行弦。)

沈袞、
沈袞 (同白) 爹爹回来了。
(沈青霞、沈小霞同上。)

沈青霞 (二黄原板) 沈青霞一穷儒生平刚正，
恨只恨招权纳贿误国殃民、上欺天子、下压百姓的无耻奸臣！

沈袞、
沈袞 (同白) 参见爹爹，兄长！
沈青霞 (二黄原板) 你弟兄也都要言行忠信，
报国恩日夜里修武学文！

沈夫人 (白) 老爷请坐！
沈青霞 (二黄原板) 尊一声夫人有何议论？
莫不是缺柴米无有纹银？

(沈青霞坐。)

沈夫人 (白) 老爷说哪里话来，为妻的知道省吃俭用，这家中之事，请放宽心！
沈青霞 (白) 那么，来到书房，有何话讲？
沈夫人 (白) 老爷呀，你终日写这《出师表》，叫骂严嵩、严世蕃父子，万一走漏风声，定招大祸！

沈青霞 (白) 依夫人之见？
沈夫人 (白) 辞去官职，回到乡下，女织男耕，也落个逍遥自在！
沈青霞 (白) 啊，夫人，奸臣当道，专与正人作对，在这京城之中，与在乡下，一样受害，并无多少不同！

沈夫人 (白) 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总要好上一些。
沈青霞 (白) 既使那样，也不过是保全性命于乱世，岂是那大丈夫的气魄！
沈夫人 (白) 要留在这里，老爷，也该小心一二！
沈青霞 (白) 夫人，你叫我怎样谨慎？那严氏父子，专横霸道，巴结他的高官得作，不受他收买的就是仇人，小心么也是枉然！常言说的好，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啊，夫人，请到后边休息去吧，我还要写完这一幅《出师表》。

沈夫人 (白) 唉！儿呀，好好伺候你父亲！
(沈夫人下。)

沈青霞 (白) 儿呀，浓墨伺候！
(沈青霞写。)

沈青霞 (西皮导板) 奸臣当道国将丧，
(西皮原板) 怎不叫天下人思慕忠良！
诸葛亮为国家心劳计广，

《出师表》振奋人心血泪文章。
鞠躬尽瘁志激壮，
死而后已正气长！
我青霞无功劳空把禄享，
写罢了不由人悲愤满腔！

(严喜上。)

严喜 (白)

来此已是。

门上有人吗？

沈青霞 (白)

门外有人，你前去观看。

沈小霞 (白)

是！

门外何人？

严喜 (白)

是我，严府来的！

沈小霞 (白)

随我来。

启禀爹爹：严府派人前来求见。

沈青霞 (白)

叫他进来。

沈小霞 (白)

是！

我家爹爹唤你。

(严喜傲慢。)

严喜 (白)

参见沈大人！少丞相请大人过府饮宴。

沈青霞 (白)

啊？我与严侍郎素无来往，为何约我赴宴？

严喜 (白)

那还不好吗？别人求还求之不得哪！

沈青霞 (白)

嗯，别人求之不得，我么……

严喜 (白)

你必定喜出望外呀！

沈青霞 (白)

喜出望外么？

(沈青霞冷笑。)

沈青霞 (白)

哦，呵呵呵！你先回去，我随后就来。

严喜 (白)

早点来，少丞相可不惯等人！

(严喜下。)

沈小霞、

沈褒、

沈褒 (同白)

啊，爹爹，严府去得么？

沈青霞 (白)

嗯——我自有道理！

啊，小霞，你去打点行李，急速回乡赴试。半路之中，若有机会，你应去见见邹应龙与冯丹雪二位伯伯，将朝中大事告诉他们。

沈小霞 (白)

遵命！那严府约请爹爹赴宴，爹爹要谨慎一二！

沈青霞 (白)

儿呀！

(唱)

我与严家无来往，
约赴宴必无有好心肠。
邪不侵正儿等把心放，
我自会刀对刀来枪对枪！

(众人同下。)

【第三场】时间：前场后片刻；地点：严府。

(幕开。台上已摆好席位。严喜坐在台口等候。马明、杨顺同上。)

马明 (念)

严府开酒筵，

杨顺 (念)

一醉两三天！

(白)

啊，马大人，未曾入府，我告诉你几句好话！

马明 (白)

大人请讲！

杨顺 (白)

想我杨顺，多蒙老丞相收为义子，真是开市大吉，万事亨通。这作官的秘诀么，一是多拜干爹，二是拚命捞钱。马大人，你要活泼一些，上司叫你奴才，你要高声答应；上司赏酒，就大碗地来喝，一饮而尽！

马明 (白)

怎奈我不会饮酒！

杨顺 (白) 会也要喝，不会也要喝，才是正理！
啊，严喜，我的好朋友，我来的可太早了么？

严喜 (白) 不早不晚，正是时候！请吧，老丞相的干儿，少丞相的义弟，我的杨大人！请吧！

杨顺 (白) 严喜，我的老朋友，你讲的好！好！好！
(笑) 哦，哈哈……

(严喜引杨顺、马明同入。)

严喜 (白) 启禀少丞相：杨大人、马大人到。
严世蕃 (内白) 有请！
(路楷引严世蕃同上。)

严世蕃 (西皮散板) 严府摆下了消闲酒筵，
消愁解闷酒当先。
美味珍馐歌女妖艳，
准能够打动那小穷官！

(严世蕃昂然入主座。)

杨顺 (白) 杨顺参见义兄，请受大礼！
严世蕃 (白) 义弟少礼！
杨顺 (白) 见了干哥哥，又是少丞相，理当大礼参拜！
(杨顺行礼。)

马明 (白) 参见严大人！
严世蕃 (白) 罢了，坐下！
马明 (白) 谢座！
杨顺 (白) (杨顺、路楷同坐一席，马明坐一席。路楷看。)

路楷 (白) 怎么沈青霞还不来呀？
严喜 (白) 我看看去！
(严喜出。)

沈青霞 (内白) 走啊！
(沈青霞上。)

沈青霞 (西皮流水板) 来到了相府莫羞惭，
正人哪怕见奸官。
昂头阔步赴酒宴，
乘机会细端详那严世蕃！

严喜 (白) 哎呀，沈大人，你好大的架子，来晚啦！
沈青霞 (白) 就烦通禀一声！
严喜 (白) 随我进来。
启禀少丞相：沈大人到。

严世蕃 (白) 嗯！
沈青霞 (白) 严大人，列位大人，这厢有礼！
(沈青霞坐马明旁。)

严世蕃 (白) 列位大人，今日闲暇无事，特约列位前来饮酒取乐，必须开怀畅饮，杯杯要干，盏盏要尽！
路大人，你来监酒，倘违酒令，罚他三大杯！

路楷 (白) 得令！
来，先干这一大杯！

(众人同饮。)

严世蕃 (白) 好！
严喜，斟上！再干这第二杯！

(马明有难色，不敢拒绝。)

马明 (白) 严大人……
严世蕃 (白) 不要多言！干这一杯！
传唤歌伎，前来歌舞！

严喜 (白) 是！

歌伎们走上！

（四或八歌伎同上，行礼，舞蹈。马明有醉意，离席，路楷推马明，马明混在歌伎中，东摇西摆，严世蕃、杨顺、路楷同大笑。沈青霞不忍睹，用力抑制怒气。舞蹈告一段落，歌伎结队急同下。）

严世蕃（白） 马大人，再进一杯！

马明（白） 大、大、大人，下官不、不善饮酒，不能再吃了！

路楷（白） 吃了吧！不吃要罚三大杯！

马明（白） 吃不、不下去了！

（严世蕃执杯离位，揪马明耳灌酒。）

严世蕃（白） 我看你吃也不吃！

（笑） 哦，哈哈……

（严世蕃归位。杨顺、路楷同大笑。沈青霞不语。马明狼狈归席，伏桌上。）

马明（白） 吃、吃不下去了！

（沈青霞怒形于色，持酒离席。）

沈青霞（唱） 官职大小品位差，

一样忠心报国家。

为什么大官敢把小官耍，

怒气难消我去灌他！

（白） 严大人，马大人已醉，不能回敬。下官替他还敬一大杯！

严世蕃（白） 我也尽兴了！

沈青霞（白） 严大人岂可自违酒令？来，来，来，我先尽这一杯！

（沈青霞饮，斟满。）

沈青霞（白） 这一杯么是大人的！

严世蕃（白） 我赐你酒筵，休得放肆！

沈青霞（白） 官大官小俱是朝廷恩赐，说我放肆，你就不该戏耍马大人！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马大人怎样喝的，我也怎样回敬！

（沈青霞灌严世蕃酒，摔杯。）

沈青霞（白） 告辞！

严世蕃（白） 回来！

沈青霞（白） 有何话讲？

严世蕃（白） 沈青霞！你可知我严府的厉害？

沈青霞（白） 岂有不知之理！你父子谗害忠良，引用奸佞，恃宠贪权，罪恶如山。我要把这欺君误国之罪，奏明圣上！你有何话讲，请到天子面前与我对质！

（唱） 我有忠心你有权，

正人原不怕高官。

你我朝中去相见，

谁是谁非质青天！

（沈青霞下。）

严世蕃（白） 反了哇，反了！

（唱） 好一个大胆小狗官，
揪着耳朵灌我严世蕃。

忙传校尉将他赶……

路楷（白） 且慢！

严世蕃（白） 啊？

（唱） 路楷如何把我拦？

路楷（白） 请大人息怒，听卑官一言。

严世蕃（白） 有话快讲！

路楷（白） 大人若派校尉捉拿沈青霞，他乃一名士，又是邹应龙、冯丹雪等的一党，恐有不便！

严世蕃（白） 依你之见？

路楷（白） 明争不如暗斗，等他参奏之后，我反奏一本，定他个诽谤大臣、沽名钓誉之罪，在朝廷上重责一百，然后发往边疆为民，永不叙用，岂不削减了一个对头？

严世蕃（白） 发往边疆，尚难解我心头之恨！

路楷（白） 现今宣府都督出缺，大人为何不派个心腹之人接任，把沈青霞发到那里，相机

杀掉，人不知鬼不觉，岂不甚好？
杨顺（白） 义兄啊，就派小弟去镇守宣府，必把沈青霞的人头送来献礼！
路楷（白） 严大人，若派下官与杨大人同往，必能助他一臂之力，结果那沈青霞！
严世蕃（白） 待我与老丞相商议，派你二人前去。
杨顺（白） 义兄啊，你是我的重生父母！
（杨顺叩谢。）
路楷（白） 是下官再造爹娘！
（路楷叩谢。）
杨顺（白） 到了任所，我每月必奉上千两黄金！
路楷（白） 下官也必有孝敬！
严世蕃（白） 路大人，你早些打点本章，参奏沈青霞！
路楷（白） 遵命！
严世蕃（白） 嘿！刚才之事真是从何说起！
严喜（白） 少丞相，这个醉鬼怎办？
（严喜指马明。马明伏案睡。）
严世蕃（白） 将他轰了出去！
（严世蕃下。严喜推马明出。）
严喜（白） 滚你妈的吧！
（严喜下。幕闭。）

【第四场】时间：前场后两月余；地点：保安。

（贾石持锄上。）
贾石（唱） 每日田间忙耕种，
不知朝中大事情。
（贾石锄地。赵四上。）
赵四（念） 城中去探亲，消息动人心！
贾石（白） 赵四弟，你回来了？城中有何消息？
赵四（白） 贾石哥，城中听到些消息，只是又可喜，又可恨！
贾石（白） 为什么可喜？
赵四（白） 闻听人言，京中有一位沈青霞，官职不大，却敢参奏了严家父子十大罪状！你道可喜不可喜？
贾石（白） 那沈公赤胆忠心，令人钦佩，却为何又可恨呢？
赵四（白） 那严家走狗、御史路楷反奏一本，说沈公诬告大臣，朝廷大怒，廷杖一百，发往边疆为民，岂不可恨？
贾石（白） 全无是非，真乃可恨！但不知发往哪里？
赵四（白） 那可不清楚！
贾石（白） 但愿发到保安这里，你我若能得见忠良，真乃三生有幸！
赵四（白） 哪能那样巧呢！
贾石（白） 倘若天随人愿，沈公来到此处，我必好好伺候忠良！
赵四（白） 说得好！看天色不早，收活回家去吧？
贾石（白） 你我一同回去。正是：
（念） 朝中有奸臣，
赵四（念） 苦害好人民。
（贾石、赵四同下。）

【第五场】时间：前场后数日；地点：保安。

沈袞、
沈褒、
沈夫人、
沈青霞（内同白） 走啊！
（沈袞、沈褒各负行李引沈夫人、沈青霞同上。）

沈袞、
沈褒 (同二黄三眼) 到保安无亲友
沈夫人 (二黄三眼) 家乡遥远！
沈青霞 (白) 夫人哪，国将不存，还说什么家呀！
沈夫人 (二黄三眼) 恨只恨那奸臣

沈袞、
沈褒 (同二黄三眼) 无法无天！
沈青霞 (白) 夫人，吾儿！
(二黄三眼) 一家人休流泪英雄有胆，
我参奏贼父子义正词严。
为奏本受苦刑心甘情愿，
为奏本发往边疆正气冲天。
我的儿与夫人切莫哀叹，
我沈某战胜了严贼世蕃！

沈夫人 (白) 啊，老爷，适才到县衙交了文书，怎奈一无亲，二无故，找不到住处，你怎还说战胜了严家呢？

沈青霞 (白) 夫人，你看，是我怕了严家呢？还是严家怕了我呢？

沈夫人 (白) 这个……

沈青霞 (白) 那廷杖一百，我自幼习武，忍受得住，既未打死，也未打怕。那严家呢，为了我这个小官上本，就大惊小怪起来，责打之后，还要赶出京城，发到这里为民。我理直气壮，一路之上，众百姓都为我不平，痛骂奸党，岂不是我战胜了严家么？

沈夫人 (白) 唉！话虽如此，只恐那严家还另有奸计，谋害老爷！

沈青霞 (白) 那就好！四海之间有的是忠义之士，他害我一人，却惹起万民的公愤！

沈袞 (白) 啊，爹爹，天已不早，该去寻个安身之处才是！

沈青霞 (白) 如此向前赶路者！
(唱) 一家人急忙忙朝前赶！

杨顺 (内白) 陡！趲行者！
(四兵捧刀同上开路，四校尉、杨顺、路楷骑马急同上。掌旗兵随上。旗写：“宣府都督杨”。沈袞、沈褒、沈夫人、沈青霞同打背躬。)

杨顺 (三笑) 啊哈，啊哈，啊哈……
(杨顺、路楷、掌旗兵、四校尉、四兵同下。)

沈夫人 (白) 老爷，这是何人？

沈青霞 (白) 哎呀夫人哪！
(唱) 那就是杨顺、路楷二狗官！

沈袞、
沈褒 (同白) 哎呀，爹爹呀！莫非那杨顺升了宣府都督，来与爹爹作对？

沈青霞 (白) 嗯！保安正属宣府所管！

沈夫人 (白) 不好了！
(唱) 见杨顺作都督魂儿吓断，
一家人难再见头上青天！
我哭一声，老爷呀，啊……娇儿呀！

(贾石上。)

贾石 (白) 何人在此啼哭？

沈青霞 (白) 天色不早，尚无住处，因此啼哭。

贾石 (白) 此地非讲话之所，请到里面一叙。

沈青霞 (白) 萍水相逢，怎好打搅？

贾石 (白)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请！
(众人同入。贾石让座，沈青霞、沈夫人同坐，贾石坐。沈袞、沈褒同侍立。)

贾石 (白) 请问高姓大名？因何至此？

沈青霞 (白) 我乃沈青霞。

贾石 (白) 啊？莫非就是那参奏严嵩父子的沈青霞沈公么？

沈青霞 (白) 正是！

贾石 (白) 沈公在上，受我一拜！
 (贾石拜。)
 沈青霞 (白) 为何如此？
 贾石 (白) 想那严嵩父子，误国害民，人所痛恨！沈公忠心为国，焉有不拜之理！
 沈青霞 (白) 我也有一礼！
 贾石 (白) 这是沈夫人么？
 沈青霞 (白) 正是！
 沈夫人 (白) 冒造贵府，望祈海涵！
 沈青霞 (白) 请问尊姓大名？
 贾石 (白) 在下姓贾名石，世代务农，祖居此处。
 沈青霞 (白) 沈袞、沈褒见过贾叔父！
 沈袞、
 沈褒 (同白) 参见叔父！
 贾石 (白) 这厢还礼！
 沈青霞 (白) 适才到县衙办了手续，怎奈人地生疏，找不到住处，你若肯相助，代寻房屋数间，感谢不尽！
 贾石 (白) 沈公，如不嫌弃，就住在这里如何？
 沈青霞 (白) 怎好打扰！
 贾石 (白) 啊，沈公，我家里人口不多，岳父家离此只有半里之遥，我搬到那里，把这几间茅舍让与沈公就是。
 沈青霞 (白) 如此慷慨，何以为报？
 贾石 (白) 说什么何以为报！忠臣义士，人人敬爱。请到后边，见过家小！
 沈青霞 (白) 正要拜见尊嫂！
 贾石 (白) 请！
 (唱) 见忠良我心中欢喜无限，
 (贾石下。)
 沈青霞 (唱) 在异乡得温暖气爽心安！
 (众人同下。)

【第六场】时间：前场后数日；地点：保安郊外。

(乡民甲执锣上。)
 乡民甲 (念) 习文心里亮，练武身体强。
 (白) 乡亲们，今日沈公教我们武艺，不忙活儿的都来呀！
 (姑娘甲上。)
 姑娘甲 (白) 爷爷，我来打锣！
 (乡民乙上。)
 姑娘甲 (白) 你也来了？
 乡民乙 (白) 来了！昨天忙，没能来！昨天你们干什么来着？
 乡民甲 (白) 昨天沈先生给大家伙儿讲了……
 姑娘甲 (白) 《出师表》，爷爷！
 乡民甲 (白) 对《出师表》！讲的真好！
 姑娘甲 (白) 讲到“汉贼不两立”呀，沈先生落了泪！
 乡民乙 (白) 谁是汉？谁是贼？咱们是明朝的人哪？
 姑娘甲 (白) 那是个比方，贼指的是曹操，沈先生拿严嵩比作曹操！
 乡民乙 (白) 今天还讲不讲呢？
 乡民甲 (白) 今天沈先生教咱们武艺。明天再讲《出师表》。这叫作单日常文，双日常武。
 乡民乙 (白) 好！好！好！咱们这边疆的地方，大股土匪时常来抢咱们的牲口、钱财、粮食，日子真难过啊！
 乡民甲 (白) 是呀，那官兵，见强盗来了，就藏起去。等强盗走了，才敢露头，跟咱们要吃要喝又要钱！咱们自己要是能拿刀拿枪，抵挡强盗，打败他们一回，下次准保不敢再来，强盗都是软的欺硬的怕呀。
 乡民乙 (白) 老大爷，说的对！我一定好好地练功夫！

(众乡民持刀枪同上。贾石、沈袞、沈袞各拿草人同上，草人胸部有红圈，像箭靶子。)

乡民乙 (白) 贾大哥，拿着的是什么呀？

(密探暗上，混入众乡民。)

贾石 (白) 练习射箭的靶子。

(众人同围看。)

乡民甲 (白) 箭靶子干嘛用草人呢？

贾石 (白) 沈先生言道，这是三个奸臣，叫我们天天向他们射箭！

乡民乙 (白) 哪三个奸臣？

贾石 (白) 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秦桧，一个是——

(贾石四望。)

贾石 (白) 严嵩！

姑娘乙 (白) 还应当添上个严世蕃！害沈先生的不就是他吗？

贾石 (白) 小姑娘说的好！我想，这一个既当严嵩，又当严世蕃，也就是了。啊，来把箭靶安好！

(众乡民同接过草人。)

沈袞 (白) 我等先练习刀枪！

(沈袞、沈袞同舞刀，众乡民同耍枪。)

贾石 (白) 有请沈先生！

沈青霞 (内白) 来也！

(沈青霞轻装箭衣上。)

沈青霞 (唱) 习文学武心身健，
尊一声父老听我言：

(沈青霞施礼。)

沈青霞 (唱) 抡枪舞棒学弓箭，
自卫家乡不求官！
(白) 父老兄弟请了！

众乡民、
贾石 (同白) 请了！

沈青霞 (白) 今日国弱民贫，边疆不安，我等须要能文能武，保卫家乡！

众乡民、
贾石 (同白) 沈公费心，我等愿意学习！

沈青霞 (白) 好！
张伯伯，你年岁高了，就请击鼓助威。

乡民甲 (白) 对！我眼神不行了，射不了箭，就击鼓吧！

(乡民甲立于鼓后。)

沈青霞 (白) 中年的弟兄，练习枪刀如何？

众中年 (同白) 我等愿意！

沈青霞 (白) 如此，站成一队！

众中年 (同白) 是！

(众中年同站成一队。)

沈青霞 (白) 年轻的先学射箭，也自成一队！

众青年 (同白) 遵命！

(众青年同列成一队。)

沈青霞 (白) 你们这些小姑娘呢？

众姑娘 (同白) 也愿练习！

沈青霞 (白) 好！要回家禀明父母为是！

众姑娘 (同白) 对！我们就回家去说！

(众姑娘同跳跃而下。)

沈青霞 (白) 妙啊！叫这村庄出些女英雄吧！
(笑) 啊，哈哈哈……
(白) 弓箭伺候！
(唱) 英雄义士永留芳，
奸臣遗臭万代长。

满腔义愤射奸相……

(沈青霞射。乡民甲击鼓。)

乡民甲 (白) 好箭法，正中红心！

(密探溜下。)

沈青霞 (白) 我射的不是红心，是奸臣的黑心！

沈袞儿，你来射这第二个奸臣！要射中他的心！

沈袞 (白) 遵命！

(唱) 秦桧之罪万死难偿！

(沈袞射。乡民甲击鼓。)

乡民甲 (白) 好箭法，又中红心！

沈袞 (白) 爹爹，待我射中严嵩老儿！

(唱) 严嵩老贼难逃法网！

(沈袞射。乡民甲击鼓。)

乡民甲 (白) 好箭法，也中红心！

沈青霞 (白) 好啊！

(唱) 箭箭穿心灭豺狼！

(赵四跑上。)

赵四 (白) 沈先生，大事不好了！

沈青霞 (白) 何事惊慌？

赵四 (白) 适才到城中有事，闻听人言，大股强盗攻破了数县。那杨都督按兵不动，这便如何是好？

沈青霞 (白) 竟有此事！

列位呀，强盗袭来，官兵无用，我等必须日夜操演，贼人不来便罢，如若敢来，我们要杀他个落花流水！

众乡民 (同白) 噫！

(众人同下。)

【第七场】时间：前场同日；地点：宣府都督府。

(路楷捧剑上。)

路楷 (念) 恩赐尚方剑，

(杨顺上。)

杨顺 (念) 杀人不留情！

(路楷、杨顺同坐。)

杨顺 (白) 恭喜路兄，官升巡按，恩赐尚方剑，好不威风！

路楷 (白) 上感严丞相提拔之恩，又承杨兄相助的厚意，有这尚方宝剑在手，我等要杀出个样儿来，以报严府的大恩大德！

(密探急上。)

密探 (念) 探得机密事，报与大人知！

(白) 参见大人！

杨顺 (白) 命你暗查沈青霞，有何动静？

密探 (白) 他在保安郊外，每日聚集百姓，习文练武，想必是要造反！

杨顺 (白) 啊！

路楷 (白) 往下讲！

密探 (白) 他在广场之上，设立三个草人，当作箭靶子。

杨顺 (白) 却是为何？

密探 (白) 那三个草人，各有名姓。

杨顺 (白) 嗯！

路楷 (白) 往下讲！

密探 (白) 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秦桧；还有一个，小人不敢禀告！

杨顺 (白) 你且讲来，恕你无罪！

密探 (白) 那第三个草人，就是当朝的严丞相！

杨顺 (白) 你待怎讲？

密探 (白) 就是严丞相！
杨顺 (白) 喳，喳，喳，哇呀呀呀！
(唱) 可恨青霞太猖狂，
叫他自作自遭殃。
先斩后奏不冤枉！
(路楷作手势，密探下。报子上。)
报子 (白) 报！
杨顺 (白) 报道何事？
报子 (白) 大股强盗看看杀到府城来了！
杨顺 (白) 再探！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杨顺 (唱) 强盗杀来我心慌！
(白) 哎呀，路兄啊！强盗抢州就叫他抢州，夺县就叫他夺县，我等可以置之不理。
怎奈眼看杀到府城，你我性命难保，如何是好？
路楷 (白) 杨兄不必惊慌！紧闭城门，多派兵丁把守，料也无妨！
杨顺 (白) 倘若攻破城池呢？
路楷 (白) 你我急速打点金银财宝，贼人攻破西门，我们往东跑；攻破北门，我们往南跑。
正是：
(念) 都督前边跑，巡按后面跟。不管别的事，只管金与银！
杨顺 (白) 好妙计！
(笑) 哦，哈哈！
(报子上。)
报子 (白) 报！
杨顺 (白) 又报何事？快讲！
报子 (白) 贼人把关厢烧抢一空，呼啸而去！
杨顺 (白) 怎么？他们烧抢了关厢，就跑了么？
报子 (白) 正是！
杨顺 (白) 待我谢天谢地！
路楷 (白) 当谢天地！
杨顺 (白) 报子有功，下面领赏！
报子 (白) 谢都督！
(报子下。)
杨顺 (白) 城已解围，你我理当传歌伎，摆酒席，开庆功大宴！
路楷 (白) 怎奈你我还未立功呢！
杨顺 (白) 那贼寇不战而退，分明惧怕你我，难道不是一功么？
路楷 (白) 都督，若欲报功，必须杀几个贼寇，献上人头，才是真凭实据！
杨顺 (白) 那贼寇岂是好惹的？我若去追杀，万一杀贼不成，反送了我的老命，如何是好？
路楷 (白) 我倒有一计在此。
杨顺 (白) 请讲！请讲！
路楷 (白) 都督点动人马，出城追杀贼寇，倘无贼寇，就杀他几个逃难的老百姓，砍下人头，当作贼寇首级，送往严府，报捷请功。都督啊，恭喜恭喜，都督又要高升了！
(中军上。)
杨顺 (白) 真乃妙计！请到后面休息！
路楷 (白) 是！
(路楷下。)
杨顺 (白) 中军，吩咐军士们走上！
中军 (白) 都督有令，军士们走上！
(四兵、四校尉同上。)
杨顺 (白) 军士们，迎敌去者！
四兵、
四校尉 (同白) 噫！

(众人同出城。众难民同上。)

难民甲 (念) 边疆不静百姓惨,
难民乙 (念) 家破人亡苦难言!
难民甲 (白) 唉! 真是叫天天不语, 呼地地不应啊! 看, 城门开了, 莫非官儿出来放赈?
难民乙 (白) 不是放赈的, 是官兵!
难民甲 (白) 想是追杀贼寇。那也好, 咱们可以跟着官兵回到家乡去了!
难民乙 (白) 对! 咱们闪在一旁, 等官兵过去, 咱们远远地跟着。
杨顺 (白) 人马列开!
四兵 (同白) 瞧!
杨顺 (白) 呸! 胆大贼寇, 竟敢造反, 该当何罪!
众难民 (同白) 老爷, 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
杨顺 (白) 一派胡言, 杀!
(四兵同杀众难民, 众难民同哭喊, 有的被杀, 有的逃走。)
杨顺 (白) 众将官, 将首级悬挂城楼, 示众三日。三日之后, 飞送京师报捷, 不得有误! 收兵!

(众人同进城下。)

【第八场】时间: 前场夜晚; 地点: 宣府城。

沈青霞 (内白) 父老, 兄弟!
(内二黄导板) 恨奸臣杀百姓天怒人怨!
(沈褒捧酒、沈褒引沈青霞同上, 贾石、众乡民同后随。)
沈青霞 (三叫头) 父老! 兄弟! 屈死的人哪!
(众人同哭。)
沈青霞 (回龙) 为逃生反落得首级高悬!
(反二黄原板) 恨杨顺冒功劳比狼阴险,
灭天良杀平民为了升官。
众百姓扶老携幼来逃难,
原为是贼退后生返家园。
不料想大都督刀光闪闪,
不杀贼只杀民无法无天!
叫一声屈死的冤魂莫散,
千人哭万人愤誓雪奇冤!
我要到都督府把理来辩, 把理来辩,
(沈青霞、沈褒、沈褒、贾石、众乡民同拜奠。)
沈青霞 (唱) 杀尽了贪官污吏重见青天!
(白) 沈褒、沈褒, 为父要到都督府与奸官辩理, 你等回去, 好好侍奉母亲。
沈褒、
沈褒 (同白) 儿等愿随爹爹一同前去!
贾石、
众乡民 (同白) 沈先生切莫独自前往!
(贾石、众乡民同拦阻。众官兵同上, 欲捉众人。沈青霞挺身而出。)
沈青霞 (白) 你们要捉, 就来捉我, 我正要与奸官辩理! 走!
(沈褒、沈褒、贾石、众乡民同拦阻。沈青霞随众官兵同下。沈褒、沈褒、贾石、众乡民、众官兵同开打。
沈褒、沈褒、贾石、众乡民无武器, 抵挡不住。沈褒战死。贾石扯沈褒同下。众乡民有伤亡, 同败下。四兵、
四校尉、中军引杨顺、路楷同上, 急升帐。)
杨顺 (白) 校尉的!
四校尉 (同白) 有!
杨顺 (白) 今日升帐, 非同小可! 你们要个个刀出鞘, 人人喝虎威! 传沈青霞!
(四校尉同喊堂威。)
中军 (白) 将沈青霞押了上来!
(二兵同下, 引沈青霞同上。)

沈青霞 (唱) 哭人头愤怒满胸膛，
再与奸官辩一场，
杀身也要把理讲，
百姓含冤天日无光！

杨顺 (白) 哇！沈青霞，你可知罪？

沈青霞 (白) 我何罪之有？

杨顺 (白) 我来问你：贼寇杀至城外，我出兵迎战，杀死贼寇多名，你为何集聚乡民，奠祭匪徒？

路楷 (白) 分明是勾结匪帮，背叛朝廷！

沈青霞 (白) 呀呀呸！尔等敌来不敢交锋，使数县人民，困苦流离，人亡家破，已是罪重如山；却又屠杀逃难的百姓，假造捷报，欺君害民，千古奇冤，万民共愤！你一人功名事小，百姓生命事大，你竟以良民鲜血，去贪功邀赏，天理何在，于心何忍？

(唱) 那强盗并未把人伤，
抢些财宝与牛羊。
你杀百姓天良丧，
真乃匪盗比官强！

杨顺 (白) 啊！

(唱) 青霞说话太狂妄，
敢说匪盗比官强！
人来与爷将他绑！

四校尉 (同白) 噫！

(二校尉欲绑沈青霞。)

沈青霞 (白) 我看哪个敢绑？

(沈青霞昂然立定。二校尉不敢上前。)

沈青霞 (唱) 我不怕死怕的是国亡！
有道是忠臣不怕死，
怕死焉能作忠良！

(沈青霞大笑。)

沈青霞 (白) 走！

(沈青霞下。)

二校尉 (同白) 走！

(二校尉同随下。内鸣鼓，斩首，二校尉持人头同上，呈验。)

杨顺 (白) 将沈青霞人头送到严府！军士们退下！

(四兵、四校尉同下。)

杨顺 (白) 路兄，斩了沈青霞，杀了沈褒，大患已除，我等可以高枕无忧了！

路楷 (白) 都督，沈褒逃走，沈小霞在家，剪草不除根，必为后患！

杨顺 (白) 一不作，二不休，要杀就杀个干干净净！待我派人搜索沈褒，再派人前去捉拿沈小霞便了！后堂摆宴，一同畅饮！

(众人同下。)

【第九场】时间：沈青霞被杀后三月；地点：绍兴沈家。

(张千、李万同上。)

张千 (念) 有个沈青霞，都督把他杀。

李万 (念) 去到绍兴府，去把小霞拿。

张千 (白) 兄弟，奉了杨都督之命，前往绍兴，捉拿沈青霞的大儿子沈小霞，这趟差事可够苦的！

李万 (白) 咱们苦啊，我看沈家更苦！

张千 (白) 你怎么替犯人说话呀？

李万 (白) 人嘛多少得有点良心！你看，沈青霞是个清官，连二儿子也叫杨都督给杀了。这还不够，又叫咱们到绍兴捉拿他的长子沈小霞，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张千 (白) 你不知道啊，那沈小霞是个秀才，在绍兴府有点名声。他听说父亲和一个弟弟

都被杀了，还不想报仇吗？都督还嘱咐了咱们，叫咱们见机而行，中途上害了他，回去必有重赏。你要这样替他难过，不肯下手，回去怎么讨赏啊？

李万 (白) 唉！我实在不高兴作这伤天害理的事！

张千 (白) 这是公事，怎么说伤天害理呢？来此已是绍兴地面，你我去到府衙投文，然后就去捉拿沈小霞。你可得精神着点，别这么垂头丧气的！现在苦点，回去就阔起来了！

李万 (白) 走吧！正是：

(念) 既然作狗腿，

张千 (念) 怎能不咬人！

(张千、李万同下。二道幕开：桌上摆灵牌、香、烛。沈小霞、沈娘子孝服同上，同燃烛，上香，拜。)

沈小霞 (白) 爹爹！兄弟！爹爹呀……

(沈小霞、沈娘子同哭。)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叹爹爹与兄弟身受奇冤，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邪气升正气落杀害清官！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老娘亲在何方孤身避难？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难道说，抬头望，无有青天？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难道说不报仇只把天怨？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难道说夫妻们怕死求全？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血海仇定要报不辞艰险，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你有心我有胆同去伸冤！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老爹爹是忠臣儿是好汉，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为媳的也不怕血海刀山！

沈小霞 (反二黄慢板) 叫娘子急忙去行囊打点，

沈娘子 (反二黄慢板) 为雪恨舍弃了故土家园！

沈小霞 (白) 啊，娘子，我倒有一计在此。

沈娘子 (白) 有何妙计？

沈小霞 (白) 那奸贼杀害爹爹，分明是削弱朝中清官的力量，你我何不先到济宁，与冯丹雪伯伯共商妙策，为父亲报仇雪恨？

沈娘子 (白) 此计甚好！待我打点打点，即刻启程。

(沈娘子下。张千、李万同上。)

张千 (白) 来此已是。

(张千入。)

张千 (白) 你可是沈小霞？

沈小霞 (白) 正是！

(张千乘沈小霞不备，上锁。)

张千 (白) 官司你打了吧！

(沈小霞惊异。)

沈小霞 (白) 啊？为何将我锁上？

张千 (白) 有公文在此，拿你到宣府严讯！

沈小霞 (白) 莫非那杨顺狗官，派你前来的？

张千 (白) 正是杨都督派我们来的！

沈小霞 (白) 我身得何罪？

张千 (白) 那，你跟杨都督说去，我管不着！

沈小霞 (白) 我有功名，你锁我不得！

张千 (白) 秀才呀？早革掉啦，也有公事！

沈小霞 (唱) 赃官作事真阴险，

(白) 赶尽杀绝无法无天，

(白) 急忙便把娘子唤！

(白) 娘子快来！

(沈娘子提小包上。)

沈娘子 (唱) 哪里来的这二差官！

(白) 问相公因何故项带铁链？

沈小霞 (白) 那杨顺派人捉我来了！

沈娘子 (唱) 听一语不由我愤怒难言！
那杨顺比豺狼还更阴险，
此一去难指望能够生还！
(白) 啊，差官，我愿与秀才一同前往！
张千 (白) 我拿的是他，与你不相干！
沈娘子 (白) 这位差官，秀才一人前去，我放心不下，我一人在家，秀才也必挂念！不如我
随了他去，一路之上，也好照管茶饭，省得二位分心！
李万 (白) 我看，这位娘子说的也有点理。
张千 (白) 有理没理的，不像官事呀！你几儿看见过犯人带家眷的？
沈娘子 (白) 就行个方便吧！
张千 (白) 行方便？干我们这一行的不懂得行方便！
沈娘子 (白) 啊，差官，我这里有纹银一锭，请先收下。在半途之中，我们还有亲友，讨些
银钱，送与二位使用。
张千 (白) 这倒还像句话。好，就走吧！
沈小霞 (白) 走！
张千 (白) 不走也得行啊！
(众人同下。)

【第十场】时间：前场后半月；地点：济宁州。

(张千、李万引沈小霞、沈娘子同上。)

沈小霞 (唱) 过青山望白云仰天浩叹！
沈娘子 (唱) 走得我力尽筋疲两腿酸。
沈小霞 (唱) 看前面绿阴阴松林一片，
沈娘子 (唱) 休息片刻在大道边。
张千 (念) 你们的事真难办，没见过犯人起解带家眷！他一会儿要喝水，你一会儿要吃饭。
磨磨蹭蹭没有完，简直是成心误期限！

(张千欲打沈小霞。沈小霞欲还击。)

李万 (念) 走上前，忙解劝，不要翻脸，商量着办！
张千 (念) 这趟差事路途远，为省盘川应当把路赶。他们两人又没钱，中途路上没吃没喝
谁来管！
李万 (念) 我去说，我去办：你们瞧，济宁州就在前面，赶到城里好打尖，走不动了就住
店。
何必休息在道边，去到城里多方便！
沈娘子 (唱) 他道州城已不远，
计上心头暗喜欢！
只要那冯公仗义解危难，
我不怕困苦与颠连，
金蝉脱壳将他骗，

(沈娘子向沈小霞示意。)

沈小霞 (唱) 挣开铁锁报仇冤！
沈娘子 (白) 啊，差官！我倒想起来了，济宁城内有位冯侍郎。
张千 (白) 冯丹雪侍郎？我知道！一进南门大街，路西的大红门就是冯宅。
沈娘子 (白) 他是我家好友。我想叫秀才前去借些银两，大家使用，岂不甚好？
张千 (白) 要借多少呢？
沈娘子 (白) 多者五百两，少者二百两。
张千 (白) 准能借到吗？
沈娘子 (白) 那冯侍郎仗义疏财，定能借到。
张千 (白) 可有一节，犯人不能随便去看亲友啊！
沈娘子 (白) 银两借到，全数交与差官，买些好酒好饭！
张千 (白) 嗯！你们俩谁去呢？
沈娘子 (白) 秀才前去。那冯侍郎乃是秀才父亲的朋友啊。
张千 (白) 李头，你看去得去不得？

沈娘子 (白) 啊, 张差官, 你随秀才前去; 李差官与我找一小店等候, 万无一失!

李万 (白) 这样很好, 走吧!

张千 (白) 你同秀才娘子到关厢达顺店等我们吧。

沈小霞 (白) 嗨, 秀才, 你真能借到银两吗?

(沈小霞弄锁链示意。)

沈娘子 (白) 定能借到, 走啊!

沈小霞 (白) 秀才, 那冯伯伯见你项带王法, 定说你行为不正, 岂肯借钱与你呢?

李万 (白) 这个.....

沈小霞 (白) 我看就暂且摘下来吧!

沈娘子 (白) 朝廷王法岂可随便去掉? 唉! 不必借钱去了!

张千 (白) 若是不去, 哪能得到银两, 大家花用呢? 张差官, 你看呢?

(张千替沈小霞去锁链。)

沈小霞 (白) 豁出去了, 就先摘下来吧!

(沈小霞下。)

沈娘子 (白) 多谢差官, 走啊!

张千 (白) 啊, 张差官, 万一冯侍郎款待酒饭, 你要催促于他, 快快回来, 免得我在店中不放心的啊!

沈娘子 (白) 那个自然!

张千 (白) 李头儿, 你可好好地看着她!

沈娘子 (白) 张差官, 有李差官看着我, 不会出一点差错!

张千 (白) 好! 嗨, 秀才, 你等等!

(张千追下。)

沈娘子 (白) 李差官, 我们也走吧!

(唱) 但愿得沈秀才随机应变,
见了那冯伯伯共报仇冤!

(沈娘子、李万同下。)

沈小霞 (内二黄导板) 似鱼儿冲破了千层密网,

(沈小霞上。)

沈小霞 (唱) 跑几步跌一跤意乱心慌!
汗如浆来到了冯家门上,

(院子上。)

院子 (白) 你是干什么的?

沈小霞 (白) 求见冯伯父!

院子 (白) 你等等! 你等等!

(院子拦阻。冯丹雪上。)

冯丹雪 (白) 何人争吵?

(唱) 问贤侄因何故这样慌张?

沈小霞 (白) 后面有差人追赶!

冯丹雪 (白) 关了大门!

(院子急下。)

冯丹雪 (白) 随我来!

(冯丹雪、沈小霞同入内。)

沈小霞 (白) 伯父哇!

(沈小霞跪。)

冯丹雪 (唱) 贤侄你忍悲痛快把话讲!
免得我年迈人乱猜乱想, 失去了主张!

沈小霞 (唱) 我的父遭陷害边关命丧,
那沈袞好同胞刀下身亡!
杨顺贼派人来将我锁上,
与我妻定巧计半路脱身, 来寻伯父, 搭救小侄, 逃出罗网, 待时机血债清偿!

冯丹雪 (唱) 闻此言不由我怒火千丈,
沈青霞大忠良有此下场!
贤侄你放宽心兵来将挡,

有什么塌天祸老夫担当！
（白）贤侄，你且在这里藏身，切莫悲痛！
沈小霞（白）恐怕连累伯父！
冯丹雪（白）哎！说什么连累不连累！你父被害，并非只因私仇，乃是朝里忠奸之争，我焉肯袖手旁观！
家院走上！
（院子上。）
院子（白）唤我何事？
冯丹雪（白）附耳过来……
院子（白）是是是！
（院子下。）
冯丹雪（白）贤侄，随我来！
（冯丹雪、沈小霞同下。张千急上。）
张千（白）这下子可糟了，城里人多车马多，三闪两闪，会把犯人走丢了！有咧，他反正是去找冯侍郎，就此追上前去。来此已是。
呔！门上有人吗？
（院子上。）
院子（白）何人在此喧哗？
张千（白）老头儿，你们这儿刚才来了个姓沈的没有？
院子（白）什么姓沈的呀？全然不知，全然不晓！
（院子欲进去。）
张千（白）你等等！是个穿青衣服的，年轻人。
院子（白）噢，穿青衣的？年轻人？
张千（白）对了！他进去啦？
院子（白）嗯！他进去了。
张千（白）你叫他出来！
院子（白）我家主人的朋友，要来就来，要走就走，我怎敢催促！
张千（白）老头儿，你去叫他一声，我请你喝酒！
院子（白）午饭已过，晚饭未到，酒么，不喝！
（院子欲走。）
张千（白）你忙什么呀？我还有话说！
院子（白）你可知道这是冯侍郎的宅院，在这里高声喊叫，罗哩罗唆，成何体统！下站！下站！
（院子入内，下。）
张千（白）嘿！真来得邪门呀！有咧，反正犯人在里边哪，我给他个死等！
（柱儿穿青衣上，出门。）
张千（白）沈小霞！
（张千急锁上。）
柱儿（白）干什么？
张千（白）哟！不是呀！
（张千急去铁链。）
张千（白）对不起！
（柱儿下。）
张千（白）嗨，老头儿，出来！
（院子上。）
院子（白）你又嚷什么？
张千（白）你说有个穿青衣的，他出去了，不是我要的人，白耽误了我的工夫！
院子（白）他是我家的舅爷。你的人么，你自己为何不看好？跟我要人，我既不吃官家的饭，管不着呀！
（院子欲进去。）
张千（白）你等等！我就跟你要人，没有不行！他是要犯！
院子（白）要“饭”么，别处去要，干我何事！
（院子入，下。张千随入。）

张千 (白) 嗨，有个犯人，名叫沈小霞，在这儿没有？
(冯丹雪上。)

冯丹雪 (白) 何人在此喧嚷？
张千 (白) 冯老爷在上，小的奉宣府都督之命，到绍兴拿得要犯沈小霞，经过贵府，他要来拜望。可是，一进去就不出来了，望乞老爷开恩，放他出来，也好趲路。

冯丹雪 (白) 你说的是哪个沈小霞啊？
张千 (白) 就是沈青霞的少爷。
冯丹雪 (白) 你待怎讲？
张千 (白) 沈青霞的少爷，沈小霞。
(冯丹雪扯住张千。)

冯丹雪 (白) 走！跟我来！
张千 (白) 上哪儿去？
冯丹雪 (白) 去到官府，我告你个诬赖好人，敲诈钱财之罪！
张千 (白) 我没有诬赖好人，也没敲诈！
冯丹雪 (白) 想那沈小霞既是要犯，又是沈青霞之子，我焉敢与他来往！那沈青霞乃是严府的仇人，人人尽知，我怎敢隐藏他的儿子呢？这要是被人听见，我冯丹雪岂不成了沈青霞一党，开罪严府，那还了得？你分明是敲诈钱财来了，好，好，好，我与你去见州官，把话说个明明白白！
(冯丹雪扯张千走。)

张千 (白) 老爷，老爷，小人不敢！
冯丹雪 (白) 那么，你在此作甚？还不与我走了出去！
张千 (白) 这话可不能这么讲！沈小霞分明是在这里，决非诬赖！
冯丹雪 (白) 他不在这里！
张千 (白) 老爷，那我可就要……
冯丹雪 (白) 要怎么？
张千 (白) 我要搜！
冯丹雪 (白) 拿来！
张千 (白) 拿什么？
冯丹雪 (白) 公文！
张千 (白) 公文批票都在这里！
冯丹雪 (白) 要它何用！我问你可有搜查我的公文？
张千 (白) 这个……
冯丹雪 (白) 哪个？你既无公文搜查于我，竟敢私入家宅，该当何罪？走，我与你到州官堂上讲话！
张千 (白) 老爷！老爷！我丢了犯人，心里着急，冒犯了老爷，千祈恕罪！我走，马上走！
(张千欲走。)

冯丹雪 (白) 回来！你来得，去不得！
张千 (白) 怎么？不许走？
冯丹雪 (白) 这丢了犯人，关系甚大，我若放你出去，你到外边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岂不坏了我的名誉？走，我与你一同去见州官，交代明白：若是我私藏罪犯，老夫罪有应得；若是你丢了犯人，州官定打折尔的狗腿！走！
张千 (白) 老爷！老爷！您饶了我吧！我糊涂无知，冒犯了老爷，您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吧！我这儿给您磕头啦！
冯丹雪 (白) 还不与我滚了出去！
张千 (白) 瞧，我就滚！
(张千出门。)

冯丹雪 (白) 真真岂有此理！
(冯丹雪下。)

张千 (白)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当了半辈子差，没吃过这个苦子呀！要人，他不给！搜，又不敢搜！跟他去见官，没有我的便宜！有咧，我坐在这儿死等！……不行啊，肚子直响，得吃点什么去！……也不行，万一我去吃饭，沈小霞乘机会跑了呢？走不得！不走，肚子又真饿呀！嘿，这算什么差事呢！
(院子上。)

院子 (白) 看天色不早，关上大门，省得不三不四的人在此淘气！
(院子关门，下。)
张千 (白) 得！大门关了！看行市，我得在这儿蹲一宵，又冷又饿！不行，得去买点东西吃！
(张千望。)
张千 (白) 那边有个卖烧饼的，去买几个。对，我横着走：一眼看那边，一眼看这边！就这么办！
(张千横行下。)

【第十一场】时间：前场后一日；地点：济宁州。

(沈娘子上。打四更鼓。)
沈娘子 (唱) 沈秀才一去不回转，
思来想去难以安眠！
莫不是冯家伯伯行方便，
搭救秀才得安全？
莫不是冯家伯伯难得见，
得罪了差官惹起祸端？
愁也多恨也多孤灯独伴，
心欲碎肠欲断强忍悲酸！
坐卧不宁呼李万，
叫他前去找张千。
(沈娘子出屋。)
沈娘子 (白) 李差官！李差官！
(李万上。)
李万 (白) 来喽！
沈娘子 (白) 啊，李差官，秀才与张差官去了半日一夜，不见回来，我十分放心不下！
李万 (白) 我也正纳闷儿呢！
沈娘子 (白) 就烦差官去寻找他们，如何？
李万 (白) 我去寻找他们，你可得老老实实地在这里等着！
沈娘子 (白) 我不在此等候，你叫我上哪里去呢？
李万 (白) 对！我就走一趟。
沈娘子 (白) 有劳了！
(李万往外走，张千垂头丧气上。)
李万 (白) 怎回事儿呀？张头儿！犯人呢？
张千 (白) 丢了！
李万 (白) 丢了？
(沈娘子出门。)
沈娘子 (白) 你待怎讲？
张千 (白) 昨天我押着他进城，人多马乱，三闪两闪，把他丢了！
沈娘子 (白) 你当差多年，哪会有此事？想必是秀才借到银两，你见财起意，将他谋害了！
张千 (白) 你算了吧！我见财起意？瞧我冻饿得这个样儿！
沈娘子 (白) 秀才哪里去了？
张千 (白) 一定在冯宅。
沈娘子 (白) 现在那里，为何不唤他出来呢？
张千 (白) 唤他？我把嗓子都差点喊哑了，还差点叫人家打了出来！
李万 (白) 那你还不在那里等着，回来干嘛？
张千 (白) 我不敢得罪冯侍郎。咱们一同去报官，四下搜查！
沈娘子 (白) 啊，张差官，话不是这样讲！
张千 (白) 要怎么讲呢？
沈娘子 (白) 你谋害了我的丈夫，待我先去告你一状！
张千 (白) 你丈夫逃走，你倒要告我？
沈娘子 (白) 不告你，还告哪个？走啊！

(唱) 可叹我只身无人管，
你图财害命胆包天。
去到衙门把理辩，
秀才屈死你把命来还！
你先等等！

张千 (白)
(张千拦沈娘子。)

沈娘子 (白) 你若拦阻，我就要喊叫起来！

李万 (白) 她一喊叫，店里人多，准都可怜她，咱们不是白饶一面儿吗？

张千 (白) 你怎么吃里爬外，向着别人呢？

沈娘子 (白) 父老们！冤枉！

李万 (白) 别嚷！别嚷！咱们去见官，还不行吗？

张千 (白) 嘿！我这办案的倒变成被告啦！是福不是祸，走！

沈娘子 (白) 走啊！

(众人同走圆场。)

沈娘子 (白) 来此已是，待我击鼓。

(沈娘子击鼓。)

沈娘子 (白) 冤枉！

(四衙役喊堂威引州官同上。)

衙役甲 (白) 干什么的？

沈娘子 (白) 冤枉！

衙役甲 (白) 启禀老爷：有打官司的。

州官 (白) 有打官司的？升堂吧！

衙役甲 (白) 进来！跪下！

州官 (白) 谁有冤枉？

沈娘子 (白) 我有冤枉！

张千 (白) 小人我有冤枉！

州官 (白) 她先说的，她就是原告！

张千 (白) 得，我落个被告！

州官 (白) 你有何冤枉，站起来说！

沈娘子 (白) 容禀！

(西皮二六板) 都只为这差官心毒意险，
陪同了沈秀才去借金钱。
他倒说在城中丢了人犯，
分明是图财害命巧语花言。
可怜我在异乡遇这惨变，
我恳求大老爷替我伸冤！

州官 (白) 她说完了，该你说！

张千 (白) 老爷，我冤！我奉宣府杨都督之命，捉拿她丈夫沈小霞。我没害她丈夫，是她的丈夫逃到冯侍郎家中去了。

州官 (白) 冯侍郎？你别乱说，那是我的老前辈呀！
来呀，拿我的名帖，去请冯丹雪侍郎过衙叙话。

衙役甲 (白) 遵命！

(衙役甲下。)

州官 (白) 嗨！

(州官对李万。)

州官 (白) 你是怎么个人，还没说话哪？

李万 (白) 小人名叫李万，也是解差，他们的事，我都不知道。

州官 (白) 好哇！你无话可说，多么省事呀！

(衙役甲引冯丹雪同上。)

衙役甲 (白) 冯侍郎到。

州官 (白) 有请！

衙役甲 (白) 有请！

冯丹雪 (念) 州官差人将我请，上公堂我要见机而行！

(白) 啊，州官大人！

州官 (白) 老前辈，我在堂上审案，不能出迎，恕罪恕罪！老前辈，你请坐下！

(冯丹雪坐。)

冯丹雪 (白) 啊，大人，有何事相商？请讲！

州官 (白) 这个女的说：她的丈夫叫这个张干给害了。张干说：她的丈夫藏在老前辈的府中。我也说不清是怎么一回事，请老前辈对证一下。

冯丹雪 (白) 这张干么，昨天在老夫门前大嚷大闹，说什么有个沈小霞藏在我的家中。我说无有，他就要搜，我正要来禀告大人！

州官 (白) 张干，你太可恶了！随便要搜查冯侍郎的家宅，成何体统！

冯丹雪 (白) 想那沈小霞乃是沈青霞之子，沈青霞得罪了严府，我冯丹雪焉敢与沈家来往呢！

州官 (白) 那么他没到府上去？

冯丹雪 (白) 哎呀呀，大人说哪里话来！我虽老朽，尚不糊涂！不要说接见沈小霞，就是听到这名字呀，我都要遮上双耳！大人，再也不要提起沈小霞，叫我这老朽无能、闭门守孝的人儿胆战心惊啊！

州官 (白) 可是刚才这个妇人说，她的丈夫去到府上借些银两使用。

冯丹雪 (白) 那沈小霞也许有此心意，怎奈他并未曾前来，倘使他来到，不要说借钱，我连门儿也不敢开放呀！倘使我私藏要犯，不但我自己有罪，也会连累上大人哪！

州官 (白) 老前辈，你倒推得一干二净！

冯丹雪 (白) 真是真，假是假，何言推得一干二净？

州官 (白) 那么，他哪儿去了呢？

冯丹雪 (白) 问这个差官，自然知晓。

州官 (白) 张干，你从实招来，省得我严刑拷问。

冯丹雪 (白) 哎呀大人哪！这张干虽然失职误事，怎奈他是杨都督派来的，也不好责打吧？

张干 (白) 冯侍郎说的对，打狗还得看主人啊！

冯丹雪 (白) 大人还是到舍下搜查去吧！

州官 (白) 那我可不敢，不敢！哎呀，这件事可真难办！嗯，这么着吧：老前辈请回府休息，下官有事再去请教！

冯丹雪 (白) 大人你几时传，我几时必到！告辞了！

(冯丹雪出。)

冯丹雪 (唱) 沈娘子有才又有胆，
先下手的为强来鸣冤。
那小小的州官言来语去想把我试探，
他怎知老夫我袖里机关！
回家去对小霞细说一遍，
报冤仇等时机定把严贼参！

(冯丹雪下。)

州官 (唱) 这件公事不好办，
必须要仔仔细细打打算盘！

(白) 李万，将这妇人带到白衣庵中，听候发落。

张干 (白) 张干，限你七天，找到沈犯，不得有误！

州官 (白) 老爷，七天怎能行呢？

州官 (白) 退堂！

(州官、四衙役同下。)

张干 (白) 糊里糊涂的，都是什么呀？

李万 (白) 这可怎么办呢？

张干 (白) 我知道他在冯府，还上哪儿去拿他！

沈娘子 (白) 你可知道，那严世蕃是侍郎，冯丹雪也是侍郎，他二人平起平坐么？你若再到冯府去吵闹，冯侍郎岂肯与你善罢甘休？

张干 (白) 嘿！我算倒霉透了！

(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十二场】时间：前场后月余；地点：冯家。

(幕开。沈小霞的屋子，桌上置笔墨纸张。沈小霞上。)

沈小霞 (唱) 大仇未报心忧愤，
(白) 嗟！想我在此藏身，父仇未报，真乃苟且偷生，愧对天地。且写几张《出师表》，上承父志，下励自身便了。
(唱) 写几张《出师表》激励忠心！
我避难在此如囚禁，

(沈小霞写。冯丹雪上。)

冯丹雪 (唱) 他长吁短叹愁煞人！
(白) 贤侄，又在此写《出师表》吗？

沈小霞 (白) 嗟！伯父啊，侄儿在此避难，父仇未报，一筹莫展，心中十分烦闷。

冯丹雪 (白) 贤侄不要如此！为报父仇，正要珍重身体，切莫忧虑成疾！

沈小霞 (白) 伯父啊，侄儿恨不能背生双翅，飞到宣府，杀死那奸贼杨顺、路楷，方消心头之恨！

冯丹雪 (白) 怎奈那奸党有权有势，我等赤手空拳啊。我等要忍愤一时，好作长远之计！啊，贤侄，那州官外愚而内诈，我看他会来查看，我们要有个准备！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禀老爷：州官到！

(冯丹雪扯沈小霞。)

冯丹雪 (白) 快快回避！

(冯丹雪推沈小霞下，对院子。)

冯丹雪 (白) 说我出迎，书房接待！

院子 (白) 是！

(院子转身。)

院子 (白) 啊，大人，请到书房！

(院子下。州官持扇上。)

州官 (白) 我已经进来啦，就在这儿谈吧！

冯丹雪 (白) 哎呀呀，原来是州官大人！老夫不知，未曾出迎，多有得罪！请！

州官 (白) 今日闲暇，特来问安，冒昧的很！冒昧的很！

冯丹雪 (白) 大人请坐！

(州官看见桌上的纸张。)

州官 (白) 哎呀，老前辈，偌大年纪，还如此用功，钦佩！钦佩！

冯丹雪 (白) 老朽在家守孝，只能天天写几个字儿。

(州官看字。)

州官 (白) 老前辈，这是你写的么？

冯丹雪 (白) 啊，怎么？不像老夫的笔迹么？

(州官猛开扇。)

州官 (白) 老前辈，你来看！

(冯丹雪、州官同作身段。)

州官 (白) 这扇儿么，是去年老前辈所赐，分明是另一种字体啊！

冯丹雪 (白) 噢！噢！噢！这扇儿是我写的，那幅字儿么，也是我写的。

州官 (白) 为何字体不同呢？

冯丹雪 (白) 大人，你来看哪——

(冯丹雪捧须。)

冯丹雪 (白) 老夫老了啊！这老人么，就像小孩子一般，今天喜爱这个，明天就喜爱那个。我写字也是如此，今天高兴么，就写一写颜字，明天么也许写写欧字。见笑哇，见笑！

(笑)

哈哈！

州官 (白) 哈哈！

冯丹雪 (白) 请坐！

州官 (白) 谢座！啊，老前辈，我看见那幅字么，倒想起一个人来了。

冯丹雪 (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州官 (白) 闻听人言，那沈青霞在世的时候，爱写《出师表》。

冯丹雪 (白) 别人写得，老夫就写不得吗？

州官 (白) 老前辈，莫非子承父志，沈小霞写的么？
冯丹雪 (白) 哪一个沈小霞？噢，噢，我倒想起来了，前者他行至中途，与解差分散，还烦大人叫我到堂上对质。噫，他孤身逃走在外，不知是生，也不知是死，倒也可怜！
州官 (白) 老前辈不必担心，他一定还平平安安地活着呢！
冯丹雪 (白) 大人如何知道？
州官 (白) 他刚才还在这儿写字呢！
冯丹雪 (白) 啊？大人，我已对你说过，那沈小霞没有到过这里！
州官 (白) 他在这里！
冯丹雪 (白) 大人既明知他在这里，为何不搜，为何不查？
州官 (白) 我来搜查，有失老前辈的体面。
冯丹雪 (白) 依你之见？
州官 (白) 请老前辈把他交了出来。
冯丹雪 (白) 我无法交他出来，他并不在这里呀！
州官 (白) 老前辈，你可敢对天盟誓？
冯丹雪 (白) 这个……啊，大人，天若有知，必辨忠奸。我来问你，那沈青霞是忠是奸？
州官 (白) 老前辈，何必问哪个是忠，哪个是奸？沈小霞在此，你有窝藏要犯之罪，下官也担待不起！你既不敢对天盟誓，犯人一定在此，请交了出来，彼此方便！
冯丹雪 (白) 请问大人，他不在此，叫我怎么交呢？
州官 (白) 老前辈，莫非你逼着我搜查吗？
冯丹雪 (白) 怎么？大人要搜？
州官 (白) 老前辈不体下情，恕我无礼了！
(州官欲往外走。)
冯丹雪 (白) 且慢！你可知我是朝中的老臣？
州官 (白) 焉有不知之理，怎奈杨顺都督万难得罪！
冯丹雪 (白) 好，要搜请搜！
(冯丹雪见州官欲出去。)
冯丹雪 (白) 且慢，我来问你，你若搜不出来呢？
州官 (白) 老前辈，我若搜不出来，甘愿领罪！
(州官出。)
州官 (白) 来人哪，搜！
(四差役急同上，四下搜查，同下。)
冯丹雪 (白) 哎呀！
(唱) 我无钱贿赂这小赃官，
叫忠良绝了后怎对苍天！
倒不如与他一死相拚……
(四差役同上。)
四差役 (同白) 启禀老爷：犯人未曾搜到！
州官 (白) 啊？尔等退下！
(四差役同下。)
冯丹雪 (笑) 哈哈！
(唱) 搜不出沈小霞你还有何言？
(白) 哇！你搜查朝中老臣府院，该当何罪？
州官 (白) 侍郎大人，下官赔礼！本不该来打扰大人，怎奈不敢得罪杨都督与严府，千祈开恩恕罪！
冯丹雪 (白) 老夫宽大为怀，恕你这次，若敢再来，誓不与你善罢甘休！还不走了出去！
州官 (白) 谢大人！
(州官出。)
州官 (白) 嘿，这一宝怎会没押准呢？
(州官下。)
冯丹雪 (白) 哎呀呀，那沈小霞他上哪里去了？
家院快来！
(院子上。)

院子 (白) 何事?
冯丹雪 (白) 那沈小霞上哪里去了?
院子 (白) 我也不知!
冯丹雪 (白) 快去寻找!
(院子下。)
冯丹雪 (白) 倘若沈小霞从这里叫人拿去, 老夫何以对亡友在天之灵!
(沈小霞上。)
沈小霞 (白) 伯父!
(冯丹雪急转身。)
冯丹雪 (白) 啊? 你, 你上哪里去了?
沈小霞 (白) 伯父叫我作个准备, 我见州官闯了进来, 必无善意。幼年之时蒙先父教过些武艺, 急忙跳出院墙, 藏在邻家, 避过此难!
冯丹雪 (白) 贤侄你好机警!
沈小霞 (白) 伯父! 此地已非侄儿藏身之处, 我若在此被擒, 严府必乘机一网打尽, 伯父的性命恐也难保!
冯丹雪 (白) 为了忠良有后, 老夫万死不辞!
沈小霞 (白) 伯父, 侄儿必须急速逃走。
冯丹雪 (白) 你要逃往何处呢?
沈小霞 (白) 侄儿要奔往宣府, 寻找母亲与先父尸骨!
冯丹雪 (白) 杨顺、路楷现在宣府, 侄儿前去, 岂非自投罗网?
沈小霞 (白) 正因二贼还在那里, 他们万难料到我敢身入虎穴。况且在此被擒是一死, 前去报仇也不过是一死!
冯丹雪 (白) 嗯! 好! 你一人前往, 我放心不下, 待老夫与你一同前去!
沈小霞 (白) 伯父年迈, 岂可去得?
冯丹雪 (白) 我若不去, 你寸步难行! 我此去一来是为掩护贤侄, 二来是为亲眼察看杨、路二贼的劣迹。啊, 贤侄, 那州官虽然狡诈, 幸而多虑寡断, 我们要乘其不备, 今晚出城。我吩咐家院, 护送沈娘子城外相会。
家院快来!
(院子上。)
院子 (白) 何事?
冯丹雪 (白) 你附耳上来……快去! 快去!
院子 (白) 是! 是! 是!
(院子下。)
冯丹雪 (白) 侄儿速去打点, 莫再迟延!
沈小霞 (白) 遵命! 伯父受我一拜!
(沈小霞拜。)
冯丹雪 (白) 不必拜了!
(唱) 我三年守孝期已满,
假作进京去复官。
三人同行多方便,
也免得你年轻想不周全!
(冯丹雪、沈小霞同下。)

【第十三场】时间: 前场后一小时; 地点: 白衣庵。

(沈娘子上。)
沈娘子 (唱) 在公堂冯伯伯谈笑风生,
想必是把秀才藏在府中。
怕只怕小州官爱钱如命,
去搜索侍郎府向奸党邀功!
左思右想心神不定,
祷告烧香全不灵!

(院子持小包急上。)

院子 (白) 沈娘子，快快换了衣裳——
(院子指包。)

院子 (白) 到东门外……
(院子耳语。沈娘子急将包藏起)

沈娘子 (白) 怎奈那李万时常前来查看！

院子 (白) 他若来到，娘子只说我是你家的老家人，前来送些银两！
(李万上。)

李万 (白) 嗨，你是干什么的？

沈娘子 (白) 李差官，这是我家的老家人，前来送些银两，与我使用。

李万 (白) 送钱来的？那好哇！沈娘子，你看我这个人怎样？

沈娘子 (白) 比起张干么，你是个好人！

李万 (白) 娘子有眼睛，分得出好坏人来！
我说，老头儿，你带来多少银子呀？

院子 (白) 说也可怜，只是十两纹银！

李万 (白) 十两不算多呀，可是，娘子你看，我呀，嗨，这程子手里连张纸钱也没有！

沈娘子 (白) 可怜的差官！
啊，老管家，将银子拿了出来！

院子 (白) 是！
(院子献银。)

沈娘子 (白) 李差官，我留一半，借与你一半如何？

李万 (白) 那，娘子你真是个好人！
(李万接银。)

李万 (白) 你可别叫张干知道了哇！

沈娘子 (白) 那个自然！
老管家，你吃过饭无有？

院子 (白) 我匆忙赶路，尚未用饭。

沈娘子 (白) 嗯，你拿这些散零银子同李差官去吃饭。
(沈娘子递银。)

沈娘子 (白) 你要好好地陪他多饮几杯，他是个好人哪！

李万 (白) 娘子真会体贴人！我呀爱喝两盅，可是这些天连茶也喝不上，就甭说酒啦！
老头儿，咱们走！我知道一个小馆儿，酒菜都好！

院子 (白) 沈娘子，我就要回去，有何吩咐？

沈娘子 (白) 回到家乡，你就说我平安无事，在此等候秀才。

院子 (白) 是！是！娘子多多保重！
差官，咱们走吧！

李万 (白) 走！
哎，等等！沈娘子，我们去吃饭，你可别出去呀！张干把秀才丢了，我可不能把你……

沈娘子 (白) 李差官，我并非犯人，想逃走作甚？况且，我若想走，为何不留着银子，路上花用？你么，太无有见识！拿来！

李万 (白) 拿什么来？

沈娘子 (白) 那五两银子！

李万 (白) 那，我浑蛋，看不出真假人来！
老大爷，咱们走！
(李万、院子同下。)

沈娘子 (白) 哼！
(唱) 急忙去乔装巧打扮，
(沈娘子打开衣包，披上男衣。)

沈娘子 (唱) 逃出后门奔东关！
(沈娘子下。李万、院子同上。)

李万 (白) 我还是不放心！老大爷，我再回去嘱咐她几句！

院子 (白) 好！你住在哪里？

李万 (白) 那边的小店里。

院子 (白) 那张差官也住在那里么?
李万 (白) 是呀! 手里没钱, 两人住一间小屋!
院子 (白) 如此, 你去见沈娘子, 我去约张差官一同饮酒!
李万 (白) 别! 别! 你一告诉他, 我这五两银子全得叫他抢了去, 他厉害呀! 算了, 咱们快喝酒去吧! 唉, 沈小霞拿不到, 我跟张干非饿死在这儿不可!
院子 (白) 正是:
(念) 你我去饮酒,
李万 (念) 一醉解千愁!
(院子、李万同下。)

【第十四场】时间: 前场后两月; 地点: 保安地带。

(冯丹雪、沈小霞、沈娘子同上。)

冯丹雪 (唱) 三人冒险朝前奔,
沈小霞 (唱) 乌云四罩暗荒村!
沈娘子 (唱) 千山万水都寻尽,
冯丹雪 (唱) 找不到忠良义士坟!
沈娘子 (白) 啊, 伯父! 来到这荒村, 人烟稀少, 倘若降下大雨, 伯父年迈, 如何是好?
冯丹雪 (白) 快快赶路, 找一人家避雨便了!
(唱) 严家误国人人恨,
沈公仗义不顾身。
昭雪忠良我的本分,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沈小霞 (唱) 手扶着伯父朝前进,
寻娘找弟心急似火焚。
还要亲手杀杨顺,
才能够对得起我的老爹尊!
沈娘子 (唱) 多少困苦说不尽,
咬牙切齿恨贼臣!
夫妻们在济宁难以相见人遥路近,
空有报仇一片心!
多亏了冯家伯伯仁至义尽,
逃出了虎口来到荒村。
村儿荒人儿少心酸难忍,
老公爹就在此取义成仁!
冯丹雪 (唱) 为什么村荒人贫困?
都因为杨顺、路楷毒害良民!
我今亲眼见苛政,
破出性命去弹劾奸臣!

(雨落。)

冯丹雪 (唱) 骤雨降下难前进,
沈娘子 (唱) 树荫下面暂遮身!
(贾石打伞上。)
贾石 (唱) 避难移住小荒村,
保护沈褒与夫人。
(白) 诸位, 雨势甚大, 请到舍下暂避!
冯丹雪 (白) 多谢!
(众人同走圆场。)
贾石 (白) 随我来!
(众人同入。)
贾石 (白) 诸位请坐, 待我烧些水来, 与你们使用!
(贾石下。)
冯丹雪 (白) 有劳了!

(沈小霞看见壁上《出师表》。)

沈小霞 (哭) 爹爹呀!

(沈小霞跪。)

沈娘子 (哭) 公爹呀!

(沈娘子跪。)

冯丹雪 (白) “沈青霞敬录”。我的好友呀!

(唱) 见手迹哭忠良千悲万愤,
墨迹犹新不见人!

沈小霞 (哭头) 我哭、哭一声老爹尊!

(贾石上, 下。)

沈娘子 (哭头) 我叫、叫一声老公爹呀!

冯丹雪 (唱) 可敬的贤人!

(贾石、沈夫人、沈褒同上。)

沈夫人 (白) 小霞! 我的儿呀!

沈小霞 (白) 母亲!

沈娘子 (白) 婆母!

沈褒 (白) 冯伯伯!

兄长!

嫂嫂!

冯丹雪 (白) 贤嫂!

(内喧嚷。)

贾石 (白) 啊? 外面为何喧嚷?

(赵四上。)

赵四 (白) 贾石哥, 快来快来, 杀上前去!

贾石 (白) 杀哪一个呀?

赵四 (白) 朝中有人参劾了杨、路二贼屈杀百姓, 陷害沈公父子之罪, 圣旨下, 将他二人拿进京去问罪。又谁知官兵来的不多, 二贼倚仗严家势力, 抗旨拒捕, 争斗起来。前村的乡亲们已杀上前去, 我们也去吧!

贾石 (白) 四弟, 你速去鸣锣集众!

赵四 (白) 好! 沈公教给我们的武艺有了用处了!

(赵四下。)

沈小霞 (白) 兄弟, 杀贼报仇的时机已到!

沈褒 (白) 贾叔父, 你在此保护冯伯伯与一家大小, 我与大哥杀上前去!

(沈褒、沈小霞同下。)

贾石 (白) 随我来!

(众人同下。杨顺率兵士追官兵同上, 官兵败下阵。)

杨顺 (白) 军士们, 杀!

(路楷上。)

路楷 (白) 都督慢走!

都督, 乡民们追杀上来了!

杨顺 (白) 杀!

(众乡民同上, 杨顺迎击众乡民, 众官兵同上与众乡民协战, 胜负难分。沈小霞、沈褒、众乡民同上。)

沈小霞 (白) 奸贼哪里走!

(大开打。众官兵同擒住杨顺、路楷。沈小霞欲杀, 众官兵同拦阻。贾石、冯丹雪同急上。)

冯丹雪 (白) 小霞住手! 这两个东西不过是严家的走狗!

杨顺 (白) 哼! 丹雪老儿休要得意, 我进京见了干爹严丞相, 翻过手来, 我怎么杀的沈青霞, 也怎样杀你!

沈小霞、
沈褒 (同白) 呸!

(沈小霞、沈褒同举刀欲杀杨顺、路楷。)

路楷 (白) 二位爷爷饶命!

(路楷跪。)

冯丹雪 (白) 二位贤侄, 严家不倒, 必然包庇这二贼, 天下也难得太平! 适才你贾叔叔言道,

沈公的尸骨埋葬在此，待我等护送尸骨入京，面见邹应龙，参倒那严家父子，严办这二贼便了！

(众人同下。)

(完)